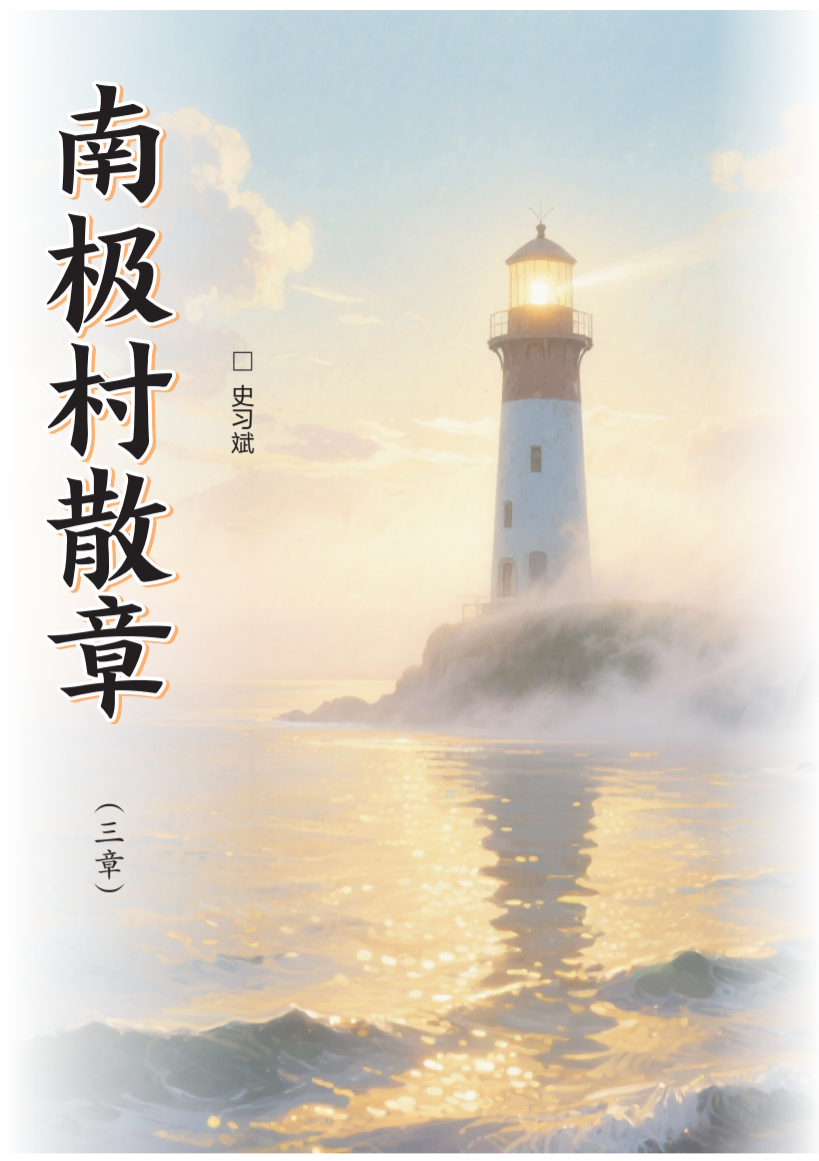




南极村散章

(三章)

□ 史斌



海边的灯塔

在导航系统到来之前,灯塔是航海人的指路明灯和温暖港湾。漂泊的旅人,于茫茫大海看到岸边的灯塔,就看到了近在咫尺却又遥远的家。

高高的灯塔,是暗礁的避险提示,是航船归港的指引。在塔的顶端,或是熊熊之火,或是跳动的油灯,或是耀眼的电灯,光源经过透镜的辐射,如利剑刺破黑暗,义无反顾射向远方。

在南极村,有很多这样的海边的灯塔。

翘尾角的灯塔高大雄伟,蓝白相间的塔身简洁醒目,“中国大陆最南端”几个字标示着特殊的地标,成为风景与显眼的物理参照。高塔的旁边有一座粗犷朴素的矮塔,系在原塔旧址上修建而成。一高一矮两座灯塔风格迥异,相映成趣,不仅让人体会到历史的变迁,更让人感受到空间的辽远。

在海边,还有一些不事雕琢的灯塔直插海上,静静矗立着,仿佛与大海

直接对话,任凭岁月侵蚀,塔身仍坚挺如初,依稀可见台风的“割伤”留下的斑驳纹路。塔的根部,慢慢与海水融为一体,长成了坚硬的海骨,细细探究,早已爬满青苔和藤壶。

如今的灯塔,多半已没有了灯火,即使夜晚依然发光,多半也是为了景观需要,不再以指示方向为首要功能。这些灯塔静默地矗立着,成为完美海岸必不可少的标志,满足精神流浪的人们对归程的念想,弥补平坦的海面对海拔的向往,以及平淡的生活和平庸的内心对无法企及的高度的景仰。

的确,海边不能没有灯塔。没有灯塔,海就没有了灵魂。

海边的灯塔,标识着一种只有大海才有的存在。

它静默无声,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世界宣告:这片海是我们的,是我的,这海风属于今夜的我,属于此刻的我们。

海边的灯塔,只要站着,就有希望,就是家。

珊瑚家族

水温适宜,盐度适中,水流适度,水体澄明,光照充足,基底稳固,纬度适合,这是珊瑚生长所需的条件。

这么多近乎苛刻的条件,在雷州半岛徐闻西海岸得到了满足。这里的珊瑚资源十分丰富,相关部门沿着角尾、陈迈、西连等乡镇3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划出了约1.4万公顷的海域面积,建立了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前还可以坐着小船穿梭在海上“热带雨林”,一睹“水族大观园”的风采,受到严格保护之后的珊瑚奇观就与大众无缘了。当然,我们可以去距海边两百米的珊瑚馆,那里有很多形态各异的活体珊瑚,可供人一睹芳容。

说起珊瑚,不少人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是植物,是动物,是矿物,还是兼具三者特点的特殊物种?

一种只有几厘米甚至几毫米的微小生物,却迷惑了人类十多个世纪,直到在显微镜下才被看清,原来是一种刺胞动物——珊瑚虫。

你永远也不知道,最简单的生物如何获得最高级的智慧。它们微小,却靠成千上万的聚合获得族群的力量;它们轻盈,却靠底端的吸附获得固定的居所;它们柔弱,却能分泌出坚硬的碳酸钙为己所用;它们挑剔,却懂得包容和互惠,通过与虫黄藻的共生成就彼此。正是这种生存智慧,

使这一物种从4.7亿年的古生代奥陶纪一直延续至今。并昭示着越简单越易于生存、越精致越容易被淘汰的朴素真理。

珊瑚虫深谙团结的重要性,它们似乎生来就懂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发展之道。无数珊瑚虫聚集,形成家族式的珊瑚群。它们是天生的造型师,恰到好处地把自己装点成手指、鹿角、树枝、蘑菇、菊花、牡丹;它们是魔幻的光影大师,用各种手段制造出深蓝、浅绿、粉红、橙黄、铁黑;它们是独特而专业的舞者,细柔的身段婀娜尽显,招摇的律动水中生风;它们是巧夺天工的建筑师,在海底造出一座座幽密奇异的宫阙。

当然,它们也懂得为自己赋予钙质的骨骼,为漂泊的身子打造坚实的根基。它们不惜利用长辈的生命付出,钻进先辈的坟墓,用数不清的身躯建造形态各异的礁石,用礁石垒成别具一格的珊瑚海岛。试想,如果在珊瑚岛上看到这些美丽的珊瑚石,你会想到这丰功伟绩竟出自一条条米粒大小的珊瑚虫吗?

如果你在海边漫步,随手拾起一块搁浅的珊瑚石,一定不要扔掉,那是万千生命的见证。

不妨把它供在书房,夜深人静之时,万千细小的生命会一一醒来。

合水线的浪

一片海,一带滩,一线浪,一条合水线。

你穿越琼州海峡滚滚而来,我启程北部湾款款而至。你的追求疯狂热烈,我的回应柔和深情。

时空眷顾着,让我们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极点相遇。

多少次,你金黄沙粒点缀的灰蓝衬衫触到我随风律动的深蓝裙裾。多少次波浪交叉,心浪交叠。那大小不一的不规则十字,是十指紧扣的浪漫造型。在突破边界的领地,遗落无数无痕的吻。

静谧的午夜,一切都在消散,大海也走向虚无,只有浪是真实的。你不知道下一波浪什么时刻到来,但你知道它一定会来。

闭上眼,合水线的浪在脑海中翻腾。两波浪,向各自的边缘散开,如急速行走的琴键,如前进中的芭蕾舞女的脚尖,每一次都在琢磨不定的时空碰撞、消散,如音符的休止,舞姿的

回旋。在这里,大海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每一刻都如此与众不同。

水汽在蒸腾,大海在喘息。当热带风暴或台风不约而同,所有的界限形同虚设。此时,不再区分北部湾和琼州海峡。愤怒的南海咆哮着,把水衣撕碎,揉乱,甩远,却始终无法脱身,像一场相爱相杀的苦恋,悲情而震撼。

终于,一切恢复如常。海水线再次在这里交汇,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每一次都是重复,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亿万次爱的表达,织成缠绵的网,熬成岁月的纹。

潮位退去,我们站在一条随时被淹没的沙滩上,抛开海水的掩护,见证低潮时的心心相依。

20°13'14",一串数字合成的浪漫,一直潜藏在海岸边缘。

是我们发现了这串数字的秘密,但我不愿说出那句密语。

因为下一次涨潮即将来临。

一轴乡村振兴画卷

■ 伍爱辉

这座被文明滋养的村落,既有农耕文明的根脉如老树盘桓,又有现代智慧的枝叶向云端舒展。它不是静止的本本,而是一首活着的诗。

夏日流火,灼人的暑气裹着咸湿的江风扑在脸上,我踩着发烫的水泥路走进全国文明村吴川市郑屋村时,灰瓦白墙正浮在蒸腾的热浪里,宛如宣纸上未干的水墨,晕染出沿海村落独有的韵致。

水泥路在烈日下微泛青光,每一道裂痕都藏着一个故事。十多公里的雨污管网宛若大地的静脉,悄无声息地将生活的琐碎转化为滋养万物的甘露。污水处理系统日夜不息地运转,将浑浊化为清澈,这哪里是冰冷的机器,分明是大地母亲温柔的双手,轻轻擦拭着孩子的脸庞。垃圾分类点静默地伫立在村边一隅,村民们每日将生活的废弃物细心分类。九成的分类率,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人与自然的无声契约。

青瓦白墙的农房,像是被春风梳理过的琴键,整齐排列着新时代的韵律;“四小园”里,木瓜树贴着脚尖张望,三角梅举着红灯笼私语,丝瓜藤攀着竹篱书写情书,连墙角的苔藓都染着行行诗意。这些错落的景致,恰似大自然调色盘,在村道巷陌间氤氲出“推窗见绿,移步换景”的水墨长卷。

最让人驻足的是农耕文化展览馆。推开门的瞬间,檀木展柜溢出的陈木幽香袅袅袭来,在鼻尖缓缓展开。锈色斑驳的铁犁斜倚展台,犁铧刃口的月牙形凹痕里,仿佛还凝着南宋淳熙年间某场春雨的泥渍——那些被千百年农耕岁月磨圆的棱角,至今仍保留着土地最初的纹理。陶罐里的谷种泛着琥珀色光泽,褶皱谷壳间藏着明代农书里记载的基因密码,

若侧耳细听,似乎能听见胚胎在陶土恒温中沉睡的呼吸。

墙角的老水车成了时光的留声机。当穿堂风掠过辐条间的蛛网,木质轴芯发出“啾啾啾”的颤音,那是20世纪70年代小满时节灌溉稻田的回响。最动人的是那架竹编谷筛,筛眼经纬间还卡着最后一粒晚稻的稻芒,灯光透过竹篾缝隙,地面投下漏斗状的光斑,恰似农人弯腰收割时看见的田垄倒影。

每件展品还裹着农事的余温。这些被时光窖藏的器物,正用沉默的姿态,在青瓦白墙间续写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永恒诗行。当城市里的孩子用稚嫩的小手触摸那些粗糙的木犁,他们触摸到的,是千年农耕文明的脉搏。夏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泥塑人身上,光影交错间,好像看见无数个农忙的清晨。这些场景如今都化作展览馆里的旧物件,却在新一代人的心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

漫步郑屋村玉成公园,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村振兴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展。沿着蜿蜒的石板小径前行,两侧绿树成荫,蝉鸣声声。高大的榕树垂下长长的气根,仿佛如老者的胡须,收藏着说不完的故事;翠绿的芭蕉叶随风摇曳,沙沙作响,犹如在演奏一曲乡村赞歌。

公园深处是一堵文化长墙,绘制着精美的壁画。有吴川的民俗风情,有乡村振兴的成果展示,还有传统的道德故事。在这里,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交相辉映。

最令人称奇的是那方生态荷塘,昔日三亩臭水塘,如今粉荷与锦鲤相映成趣。粉白荷瓣上的脉络似工笔白描,微风拂过时,整株花茎便如昆曲水袖般旋出柔曼弧度,连缀着的露珠都成了流苏上的珍珠;田田荷叶在正午阳光里呈现出翡翠的正阳色,边缘因水分蒸发卷起的细边,恰似宋锦边缘的暗纹织绣。清晨,缕缕阳光洒在荷叶的露珠上,折射出七彩光芒;夜晚,上弦月的清辉穿过香樟枝叶,在水面筛出碎银般的光斑,晚风吹动时,那些光点便顺着波纹流淌,如同谁撒了一把流动的星星。灯光勾勒出九曲桥蜿蜒的轮廓,传统与现代在这方天地间水乳交融。岸边树荫下,老人们摇着蒲扇讲述着古老的传说,孩童们在石板上追逐嬉闹,游客们举着相机定格下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这里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在守护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

当暮色漫过环村绿道,篮球场的欢呼、小孩的笑声、展览馆的灯光、文化广场上的粤剧表演、荷塘的蛙鸣,共同谱成夜的协奏曲。这座被文明滋养的村落,既有农耕文明的根脉如老树盘桓,又有现代智慧的枝叶向云端舒展。它不是静止的本本,而是一首活着的诗。文明的种子正在希望的田野上,生长出最动人的模样。

郑屋村的故事,是文明传承的鲜活实践。当全国文明村的牌匾在阳光下闪耀,它照亮的不仅是村庄的荣耀,更是亿万中国人对美丽乡村的共同向往——那是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希望的理想家园。

海风与我

■ 何晨枫

秋的味道都写在海风里,而人生的故事写在四季的轮回里。

在这茫茫的大海上,海风轻轻拂过朵朵跳跃浪花的一寸肌肤,带着温暖而慵懒的气息向我扑面而来。夕阳西下,吴川市草流村的海滩和天空美得像一幅绚丽的图画,就连那微醺的海风,似乎都被这美景陶醉了。在这样宁静的傍晚,我常常独自漫步于金光闪闪的海滩上,波光粼粼,浪花朵朵与彩云交织,一步一景。耳边是海风的低语,心中是梦的波澜。海风轻盈地穿梭于一叶叶的小船的彩旗,那是渔人出海的风向旗,它不因外界的改变而迷失方向,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舞动着自由的翅膀。而我好像也被海风融化了一样,合成了一个整体。

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慢煮生活》中说:“我想最美的日子就是早晨起床奉茶、闲时泡茶。在阳光下小憩、在雨中漫步、在雨下读书的时候。”一个人若了无生趣,生命就会变得粗糙、麻木,郁闷的人总是有自己的阴云。风有风的广阔,我有我的天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迷茫,或许疲惫,或许伤痕累累,但每一步都坚定而充实,那就让海风继续它的逍遥,而我也将不忘初心,继续我的旅程。

一个不经意的抬头,就遇见了秋日浪漫的天空。落霞迎面,天光云影的通透,便是我倾慕的风景,值得一如既往地追随。海风与我,虽路径不同,却都在各自的世界里,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彩。

古港船谣

(外一首)

■ 肖景文

木橹把晨曦碎碎时
古港的船正醒着
桐油味裹着咸腥 漫过
舱板上磨亮的年轮
阿爸的烟袋锅在船帮磕
了磕
惊飞三只白鹭
像斜落去年末晒透的
渔网

网是祖母编的 竹梭在地
膝间
游成银带鱼
每一个结都藏着咒语
“潮涨三竿撒 潮落七分收”
她的白发和渔网一同在
风中飘动
后来 这门手艺成了墙上
的牌位
阿妹的指尖 仍能摸到
竹篾里蜷着的月光

船头供着妈祖像 瓷瓶里
插着
风干的紫菜和星斗
出航前 阿妈总要往海里
撒一把米 三炷香的烟
在浪尖上写出平安
那些被咸水浸软的纸钱
是给海神的信 字迹洇开
变成成群的银鲤

暴雨来时 船像片叶子
在雷霆的掌心里翻卷
阿爸的号子是锚
钉进浪涛最深处
渔网绷成弓 射出
满舱的挣扎与银光
这时 阿妹会数着舱底的
积水

看游鱼在灯影里 写下
比课本更厚的算术
夜是倒扣的锅 煮着
咸湿的梦 钓线垂进星子
的瞳孔
等待某尾失眠的鱼
咬住 带着铁锈味的诱饵
船尾的马灯晃晃
像阿妹未嫁时 被风吹动的
嫁妆

每月初三 温家的船会
靠岸
阿妈的蓝布头巾
在渔市的喧嚣里 开成
最朴素的花 换来
盐巴 煤油 和孩子的
铅笔

交易时 她总把秤砣
往重里压 说
“大海给的 该分人一半”

如今 年轻的温家后代
把马达装在船尾
但起网的号子 仍和祖辈
一个腔调 那些被浪花
磨平的日子 像舱底的
贝壳

层层叠叠裹着
咸湿的 闪光的家

渔家婚礼

迎亲的鞭炮惊飞了鱼群
亲戚们的酒杯里
晃着半个太阳
鸥鸟衔来浪花当贺礼
我们对碧海鞠躬
让涛声,在婚书上盖了章

新船的桅杆挂着灯笼
像把月亮钉在半空
潮水是柔情的婚床
连兔子都躲进云里
怕偷看——
两个影子在船板上
长成纠缠的海藻

开渔的号角刚响
你就带着渔网私奔
归来时,舱底的金鳞
把黑夜都晒熟了
我数着鱼篓上的月光
你哼着咸水谣
说这日子,比浪花还鲜活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十七)

本版稿件由
《湛江日报》提供